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  
第十五回 躍金鯉孝子葬親 築高壇真人發檄

詩曰：赤鱗攢聚隱奇蹤，水繞山圍秀氣鐘。  
福地自然歸福主，瑞徵五彩降神童。

話說耿憲因座間瞿天民談及為母、妻擇墳情節，離席道：「西門外有一片荒土，未知龍脈若何，老師不齊，可親往一觀，或可安葬，隨當奉送。」瞿天民父子稱謝，擇日同至西郊，細觀山景，但見：數簇尖峰削翠，一灣澗水澄清。沿山夾道樹交生，旺氣來龍相稱。前妙明堂九曲，後奇錦嶂千層。堪期積世出公卿，福地果由天定。

瞿天民看了，十分合意，對耿憲道：「山之大概，我已悉見，請言價關，方可領賜。」耿憲道：「老師何欺某之甚也！」

某雖不才，豈不能為太太、師母出一葬地？老師突言價目，使學生甚覺無顏。」瞿天民笑道：「不然，賢徒以山惠我，何等高誼！但我為先母擇墳，無故而受人山土，於心何安？是吝財而輕母也。賢徒如不言價，予亦誓不受地。」耿憲道：「老師孝心，某何敢逆。價賜百金，足償前值。」瞿天民甚喜，當晚。交銀立券，即選斬草破土安葬日期，喚土工齋發銀兩，堆砌墓道，四圍栽種樹木，又令石匠整理祭台，延請堪輿高士，姓都字道好，點定穴道，逐一齊備。舉殯之日，親友鄰族送殯者何只千人，見了那喪儀富盛，無不誇羨。當日開掘金井，將及丈餘，有一石板覆於土上，揭開看時，下面是一池子，池內滿貯清水，水中心有一尾金色鯉魚，長可四尺，周圍雜色魚蝦旋繞於旁。眾人見了，盡皆驚異，都道好笑道：「日前定羅盤時，我看這墳穴的是來龍聚處，不期藏此神物，正所謂有福之人，不落無福之地。太太落土已後，子孫富貴可期，世代簪纓不絕。」

可賀，可賀！」瞿天民道：「先妣薄有後福，得蒙老師指示真穴，但不知如何安葬？」都道好道：「自有妙處。」令把石板依舊蓋上了，將棺木放於石板之上，然後堆砌磚石，培上泥土。

一霎時，墳已壘就。瞿天民擺上牲禮，祭奠已畢，放聲慟哭，拜謝了眾客，各自散訖。瞿天民於塋旁蓋一草舍，看守墳墓，只留一僕炊爨。這耿憲將那百兩墳價在塋左蓋造享堂，工畢，作別而去。

不覺光陰迅速，早過了兩個年頭。當下值於殘冬時候，雪天初霽，瞿天民令家僮掃開雪徑，步至峰頂，四望山景。忽見次子瞿璿策馬而來，奔至嶺上下馬聲喏，兀自喘息不定。瞿天民驚疑，慌問何故，瞿璿道：「且到舍中稟知。」父子二人同進草舍裡。瞿天民道：「汝乘此雪天飛馬到此，卻是為甚來？」瞿璿道：「目今縣官貪酷，地方激變，狂徒凶寇結成一黨，肆行劫掠。縣官棄下家小潛逃，城內鼎沸，將次殺出城外來了，特報爹爹知道，何以避兵？」

瞿天民笑道：「不妨。爾且言縣官激變之故。」瞿璿道：「舊父母升任去了。十月中，新任縣官簡仁，插號五泉，又字百駒，蒞任不上月餘，肆惡無極。因此，百姓相聚為亂，好生猖獗。這簡仁貪酷並行，人人痛恨。一日全徵：凡本年一應錢糧等項，盡行徵收，其兌扣足加三，縱是分釐之數，必經手稱估方收，如遲延不納者，不拘老幼，酷刑監禁，決致鬻身變產賠補，才得完局；二曰全刑：凡用刑杖，親較籌目，數出於口，一下不饒，用刑時還有那吊打拶夾一套，不拘罪之輕重，一例施行；三曰全情：凡詞訟必聽人情，鄉里親族緝紳交往者盈塞賓館，書刺積滿案頭，不拘是非曲直，人情到者即勝，那受屈含冤的何只千萬；四曰全收：凡饋送之禮無有不收，一應鋪戶所支貨物，不拘貴賤，公取私用，並不給價，罪贖分毫皆收；五曰全聽：凡詞訟差撥之事，或人情或財物，先已停妥，他自隨風倒舵的審發去了，如人情、錢物兩不到手時，滿黨人役，俱可發言，不知聽兀誰的話好，造化的彼此乾淨，出了衙門，晦氣的都受一頓竹片，那吏書、門皂俱獲大利，故有五泉之號。」

瞿天民笑道：「這尊號倒也中竅。激變賊寇，卻是為何？」瞿璿道：「官街口富戶唐榔詭譎勇鷲，健訟多謀，專一附勢趨炎，衙門情熟。鄰婦伊氏，其夫吳十三在日，原借唐榔數兩資本，三五年之間，水利重疊，盤算至數十餘金。吳十三死後，即將他衣飾器皿盡行搬去，又把他一個女兒，年已及笄，搶去做了使女，見他有些姿色，收進房裡用了。其妻單氏妒其寵幸，瞰丈夫出外取移，暗中飲食裡下了毒藥，此女中計而亡，令心腹家僮將屍墜於城河之內。數日後，屍浮水而，有人認得的，報與伊氏。伊氏痛哭，也要自盡。鄰人有抱不平者，令彼告理索命。這伊氏即往縣中叫屈鳴冤。那簡仁聽了關節，臨審時反將伊氏施行全套刑具，逼他供出唆告之人。婦人受刑不過，死於堂上，當下來看的人盡皆跌足叫喊。內中惹出一個杰士，渾名王鐵頭，心懷不忿，大喊道：『好屈事也！好屈事也！不殺賊吏，何以泄憤？』眾人乘勢喧嚷起來。那唐榔不知風勢，大踏步擺出縣門外來。眾人指著道：『這個就是凶身唐榔！』王鐵頭大怒，急跨步劈面迎去，大喝道：『唐榔，好大膽！謀人家財，占人子女，復縱妻妾爭鋒，害了孤兒寡婦之命，好傷天理！』唐榔罵道：『甚鳥漢，輒敢管老爺鬧事，那潑婦聽了棍徒唆哄，誣我人命，簡爺從公判理，與汝何干？豈不是尋死的殺囚！』那王鐵頭大惱，一拳劈面打去，唐榔側身閃過，不提防王鐵頭又復一頭撞來，剛剛撞著鼻樑，唐榔仰面便倒，卻把鼻樑撞作兩截，血如湧泉，骨都都流個不住。王鐵頭復在心坎上踏了兩腳，眼見得唐榔不活了，把門皂快飛報縣官，縣官令人急拿。王鐵頭奪了一根竹片，直打入縣堂上來，眾人那裡抵當得住，只救得簡仁走了。內中引動了一伙少年精壯大漢，一齊動手，幫助王鐵頭大鬧縣堂，縣官家小並衙門人役傷者甚眾。王鐵頭與眾人道：『儒夫生中尋死，好漢死裡求生。今日既已做下事來，勢不可已，大家且圖一個快樂，再作理會。』即那日為始，聚集二千人，打家劫舍，官兵不能抵敵。近聞本州刺史調兵剿捕，眾寇有出城屯紮之意，故特來報知，怎地保得家下無事便好。」

瞿天民正欲答應，只見家僮蠻兒又飛步奔來，連聲喊道：「禍事了！員外、二郎兀自閒講哩，賊兵離本村不遠，早晚殺到，舉家驚惶啼哭，專待員外回家，急議避兵之策。請員外作速回去，已帶馬門首伺候。」瞿天民道：「無妨，汝等不必驚愕。」即於書篋裡取出一片破荷葉遞與瞿璿道：「汝可珍藏。急回家，將此物放於中堂屋頂，可保命家性命，財物亦無損失。」瞿璿懷疑道：「賊兵臨境，勢如泰山壓卵，爹爹莫作等閒，要此破取何用？」瞿天民笑道：「其中玄妙，汝等豈知，待我去斟酌再行，爾等休驚慮。」父子二人飛身上馬，奔至家下。鄰人敲鑼飛報賊兵已近村口，放火劫擄，頃刻即到矣。前鄰後舍作急遠逃避難。此時滿村百姓狼奔鼠竄，但聽得喧呼哭泣之聲不絕。

瞿天民令嫡親男女盡藏內室，家僮婢役左右環守，親自上屋，將荷葉插於脊頂，盡把前後門窗閉上，獨自一人坐於堂內。將及初更，忽聽得喊聲亂起，遠近振動，合家老幼戰慄不安。瞿天民聽了，也覺把持不定。這一伙賊人殺近毗鄰村口，內中有認得的指道：「那村中溪口乃是瞿儒士住宅，彼乃良善之家，不可殺戮一人，但索其財寶足矣。」大眾和了一聲，殺奔前來。

那裡見瞿家宅院？四週圍都是一片荒草地面，眾賊驚疑，一齊奔出村外去了。瞿天民守至更盡，聽得喊聲漸遠，方入內室，撫慰家眷，安心覓睡不題。

再說盧溪州刺史空爺見各縣申文到來，說巨寇王鐵頭作反，官軍屢敗，大肆猖獗。刺史聞報，急令軍民緊守城池。一面齋發檄文，鄰州催兵，合同剿捕；一面寫表申奏朝廷。此時是唐太宗天子貞觀二十三年，當日聖駕正坐早朝，樞密院官將各處表章呈上，太宗皇帝就於龍案之上展開看時，乃陝西觀察使張思古一本，為沿海賊寇生發，阻截官糧，河南節度使蕭進一本，為大將權萬綱私通屈突通，大擾邊民；山東大觀察薛連一本，為遍處蝗蟲生發，禾稼為之一空，百姓饑餓而死者載於道途，請發粟賑濟；浙西宣撫張休一本，為淫雨三月，大水暴發，漂沒居民蘆舍、浸壞田禾，百姓因而漂溺者數萬；雲南總制司李翊一本，為蠻僚侵掠州郡，殺戮軍民，孤城僻縣，官吏皆逃，請聖諭敕兵征討；盧溪州刺史空觀一本，為巨寇王鐵頭嘯聚強徒萬數，橫行作變，急請樞密院差大將剿捕，以清賊寇。天子見了大驚，聚集大小臣僚商議，眾文武官員議論不一。司歷太史李淳風奏道：「臣昨觀天象，見慧星散於四方，主有水火刀兵之亂。幸德星分野定位，其變不日自定。臣所慮者，爰惑逆流門口，十餘年後，主饑饉風火，邪逆縱橫，人心離散，宗廟有丘墟之禍。此社稷之憂也，願陛下默修聖德，深思遠慮，以弭天眚。」太宗道：「卿既言日後有大變及於朝廷，可有

預備之術以安黎庶乎？」李淳風奏道：「臣聞普祥院葉真人素有道術，能發檄天庭，知未來休徵。何不宣來商議，或可以消天譴。」

天子歡喜，急宣葉真人面聖。

原來這真人姓葉，單諱一個鵝字，幼年孤子一身，打樵於雲母山，偶於柏樹根下掀起一個泥丸子，大如鳩卵，爍爍有光，心知異物，珍藏袖內。傍晚挑薪回家，夜深之際，見一老嫗扣門借宿，葉鵝啟戶，留宿榻旁。老嫗臨睡，笑道：「郎君獨宿，不嫌妾身老眊，同榻何如？」葉鵝道：「老嫗皓髮皤顏，年已過於亡母，小子何敢相犯，乞為安寢，切莫多言。」老嫗道：「郎君少年獨居，有此高行，難得難得！老身乘夜驚擾，專為一物而來。若蒙見還，必有重報。」葉鵝道：「老嫗要何物件，有者即還。」老嫗道：「日間柏樹下郎君所掘丸子，乃妾身久煉之丹，因醉中偶失樹下，乞郎君擲還，此再生之德也。」葉鵝道：「老嫗此丸藥何處得來，請道其詳，即當奉上。」老嫗道：「妾身非人也，乃此山一白鹿耳。修煉五百餘年，得此真寶。昨妾偶與滄浪谷老猿痛飲新釀，不覺沉醉，失落此丹於樹下。今得見還，老身借此飛升，郎君福德無量。」葉鵝即將丸子還了老嫗。老嫗稱善道：「世間有此好人，得了金丹，不即自吞，慨然還我，實為罕有。」即將丸子分一半與葉鵝，當面令其吞下，那老嫗也把半個丸子吞了，化作一隻雪白大牝鹿，奔突而去。葉鵝從此已後，精通天地陰陽之理，能知過去未來之事。當日在院中接了聖旨，同天使入朝，舞蹈已罷，天子以四海變亂並太史所奏天象備細說知。葉鵝奏道：「臣係道家，但知書符咒水，習行法家之事。穹窿垂象，天機深秘，臣豈能預知？」天子道：「朕久聞卿家精通道術，預知休徵，特宣卿禳解，以安黎庶。何自晦抑，欺蔽朕躬？」葉鵝道：「臣蒙聖恩宣召，得見天顏，倘有聖諭，萬死不辭。但天機深邃，臣係凡夫，安能洞識？今李太史既奏陳彗星現露，應日後有兵燹之變，乞聖恩設三晝夜齋天大醮，待臣齋發一道檄文，上達天庭，庶明未來休咎，伏乞聖裁。」天子道：「卿家既能發檄上達天帝，道場之事，一一依卿調度。」葉鵝謝恩出朝，選定日期，就於天壇之內擺設醮儀。欽差葉鵝主壇，今禮部揀選年高有行道士二十四員一同誦經設醮，天子御駕親臨壇內拈香。一連三晝夜，醮事將畢，禮陪官呈上檄文，天子御筆親書花字，葉鵝重複沐浴更衣，步罡捻訣，暗誦靈咒，燒了檄文，俯伏壇下，伏章而去，自黃昏直至五鼓，方得回神。大眾謝將完畢，天已將曉。葉鵝隨即入朝謝恩。天子細問：「卿家曾到天庭否，見甚兆來？」葉鵝奏道：「天機難以輕泄，乞退近侍官員，臣當逐一奏陳。」天子令眾臣暫退。不知葉真人所奏之言是甚機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